

華夏導報

社址：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：八六一〇五一
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：二二八八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刊
校刊 非賣品 增刊

創 辦 人	張 其 湖
發 行人	張 其 湖
社 長	鄭 嘉 志
副 社 長	王 志 福
編 輯 行 執	李 葉 蕭
發 行 處	文 藝 齋
發 行 所	清 齋
行 學 生 活 動 中 心	

康少趙 /

(上)理管談觀值價類人從

我們今天講人類的價值觀。基本上，討論人的事情都是比較有興趣。實際上對於人的興趣，我想不管是學什麼，大家所學的也不同，我個人學的是機械，但是，我對人很有興趣，像女孩子喜歡相命，其實男生也是有。我個人因為工作上的關係，到美國管理協會在紐約的一個總部的，他們有一個相當高級的談管理的課程 (management course)，中間特別重視的就是「人性」的管理。因此，也特別談到人類價值觀在管理上的運用，我覺得還蠻好的，所以，我把它整理一下。

談到價值，我們用英文來講，就是 value。作為一個管理者的歷程，有的人 lead by nature，天生就是一個好的管理者，但是有很多技術需要經過學習和訓練。value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東西，value 我們一般來講就是一種內部的激勵 (intrinsic motivation)，自己激勵自己，這點很重要。在美國學者或管理學上的定義，所謂的 manager，就是「能夠透過其他的人，把事情做好」。一個最好的經理，能夠充分授權，自己不會是很忙的經理。但是，中國老闆常會覺得「經理沒有事做，就是個不稱職的經理」。

很多事情都抓在手上。我會問過許市長，說「你從高雄到台北來，有沒有時間下來想一想——台北市未來十年、廿年以後，台北市會變成一個什麼的都市呢？」他說：「我沒有時間想。」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。包括局長，「有沒有仔細的想一講，將來以你的業務、公務來走什麼方向？」為什麼？因為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的事都做不完，還想到做全身檢查？這是管理學上的一大忌諱。我自己學的是機械，研究的計劃是在工廠污染方面，我常到工廠去，而看到許多工廠的廠長忙得要死，一下子電話來了，「廠長什麼又壞了。這種工廠大部份都不賺錢。如廠長會跟你花上半個鐘頭或一個鐘頭，去談一個觀念，這種工廠常常是會賺錢的。幾乎沒有一個是例外。換句話說，凡事雜亂無章，什麼事都要請示廠長，一定是亂七八糟。一個聰明的管理者，如要訓練他的屬下，他的要求一定不是一請問老闆這個事怎麼辦？而是要你想一想，你給我兩個答案或三個答案，我來告訴你你一個比較好的，而絕對不是你問我要怎麼辦。怎麼辦是你的事，而不是老闆的

事。要做一個屬下，你就要學好這一點。

在管理學上有一學者曾經說過：「你不要了解一個人，最好的方法不是在一個人的成就，而是「他到底想要什麼」(What he wants?)」去了解他。很聰明的一個觀察者，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了解一個人，越是聰明的人，越是如此。譬如像推銷員 (salesman)，一個優良的推銷員，一進到客戶的辦公室，就瀏覽辦公室的週遭的佈置，大概了解一下客戶的個性，從他的個性話題切入，以達到目的。

一個人的價值系統，是可以改變的。但改變是有層次的，我今天要介紹的六個價值觀，通常在你一生中的某個時期，有一個到二個對你特別重要。另外，不要把你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在別人的身上，就是所謂的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。尤其是一管理者的切忌犯此錯誤。下面是人的六類價值觀：

(一)知識型 (theoretical)：也就是理論型。此種人堅決相信「知識就是力量」(Knowledge is power)。最有興趣的就是邏輯的思考和知識的整理；這種人的個性是非常地不果斷 (indecisive)，而且常常反對別人。我們需要這種人，因為有批評才有進步。這種人專愛雞蛋裏挑骨頭，很少有滿意的，而學者特別多。喜歡批評挑剔，很不情緒化。這種人喜歡讀書、受訓，而其受訓的主要目的是想得到更多的東西，在學習的過程中得到滿足，是「為知識而知識」的人。(待續)

〈耕雲的筆〉■華岡詩社

簡介痙弦

那純粹是另一種玫瑰
自火中誕生
在蕎麥田裏他們遇見最大的會戰
而他的一條腿訣別於一九四三年
他曾聽到過歷史和笑

什麼是不朽呢
咳嗽藥到臉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
而在妻的縫紉機的零星戰鬥下
他覺得唯一能俘虜他的
便是太陽 (上校)

出身行伍的痙弦相當偏好這首詩，此詩精巧有味，「玫瑰」象徵着上校在戰役中壯美的犧牲與心中的赤忱。人們總記憶着壯烈的事蹟，歌頌勝利的歡笑，而經歷過狗爛大場面而斷腿，退伍的上校，卻注定了他灰黯無光的生命貞次。歷史和

- ### 社團消息預告
- △本校三十多位山地青年，於十一月十九日一連九天，假博物館第一展區，舉辦賴安淋畫展暨山地文物展。
 - △企管、會計學社定於十四(一)十九(六)，假大典館二樓走廊，舉辦「兩系聯合書展」。
 - △攝影社於十七(二)二十一日一連五天，假博物館，舉辦「全校攝影比賽優勝作品展」。
 - △演習社十九日上午十點至下午一點，假三〇二，舉辦「文大、中警辯論友誼賽」。
 - △新聞學社定於二十日，舉辦「新聞夜活動暨系運、籃、排球比賽」。
 - △中文學社，二十一(二十五)日，舉行「第七屆中文週系列活動」。

笑，與現在的平淡瑣事對比，嘲弄性特強。「妻的縫紉機」相應於記憶中的機槍噠噠，而「戰鬥」一語雙關，可以解說為「生活的戰鬥」，英雄已矣，妻子迫於生活必須勞於操作。唯一沒變的是天空的太陽，是唯一的「輝煌」，斷腿的上校只能在陽光下蜷縮回憶，予人以沈重懨懨的抑悒。

痙弦本名王慶麟，河南南陽人，生於民國二十一年，青年時代於大動亂中入伍，隨軍輾轉來台；政工幹校戲劇系畢業後，曾服務於海軍。早期詩作深受何其芳影響(「秋歌」、「山神」等可為代表)，不過，由於他同時是個講究琢鍊與創新的詩人，所以很快便樹立自己的風格，詩作特色多樣，節奏甜美，富音樂性，抒情詩有戲劇性(如「馬戲的小丑」等)；善用典實，有他北方故鄉的鄉土性(如「乞丐」、「紅玉米」、「塩」等)；也有異國精神(如「巴黎」、「深淵」等)。民謠寫實與心靈探索的風格體會，蔚為現代詩大家。曾主編過「創世紀」、「詩學」等雜誌，現為聯合報副刊主編，主要詩集為「痙弦詩集」。

「耕雲的筆」歡迎讀者投函回應，來函請逕投活動中心「華岡詩社」「耕雲的筆」收。

「……寒流來襲，夾帶大量豪雨，山區居民請嚴加防備。」收音機正傳來駭人的氣象報告，屋簷外的雨勢有增無減，加上狂風肆虐，更教人聽了毛骨悚然。

良惠手上捧著金剛經，正沉浸在佛法的無限寧靜中，收音機所傳來的氣象報告對她而言彷彿一陣秋風，過爾過矣！

「妳看，我新買的一套洋裝，室友文玉對著穿衣鏡擺了幾個姿勢，繼續說：『好不好看？』良惠。」

良惠這時才擡起頭來看了她一眼：「不錯嘛！正言今天妳上哪兒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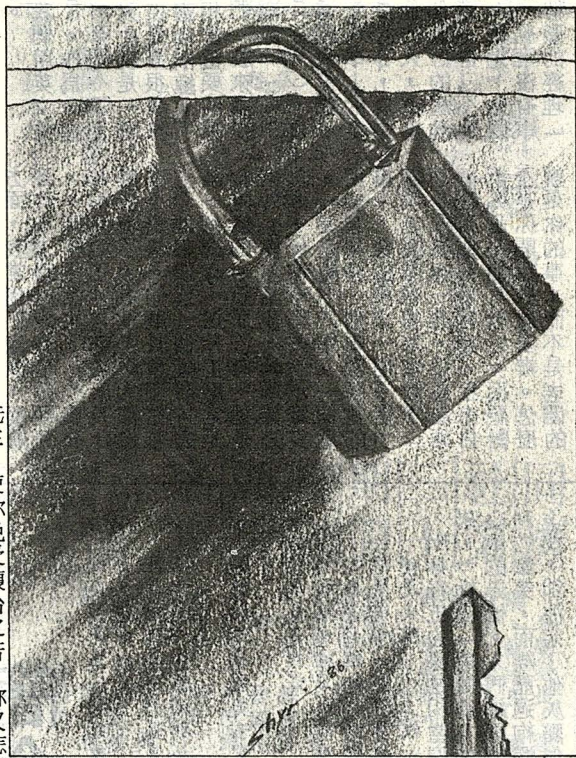
「寒流來了，他躲在被窩裏不敢出門，方才他打通電話給我，說要取消今天的郊遊。人家正打算給他一個驚喜，誰知天公不作美！看來只好把這大好時光白白浪費在電視節目上了。」文玉邊說邊嘆氣，好像很不甘願如此草率度過一個星期來的唯一假期似的。她把滾邊的暗紅色洋裝換下來，穿上寶藍色的家居服，一股腦兒鑽到被窩裏去嗑瓜子。

良惠將看完一個段落的書用書簽夾好，站起來伸伸懶腰並往報紙隨便一望，竟瞥到一則演講消息：「周日下午兩點，星雲法師將在國父紀念館演講，歡迎有興趣的市民前往聽講。」她心頭一高興便邀文玉一同下山，文玉正愁沒事做，當然一口就答應了。

星雲法師這次演講的題目是「阿羅漢的宗教體驗」，當天氣候雖然陰霾不佳，但聽經的民眾依舊自四方洶湧赴會，顯然對佛經有著無比興趣與熱忱。

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參佛，良惠與文玉雙雙走出紀念館，由於空氣很冰冷，她們只好披帶好圍巾和手套，並且緊挨著對方邊走邊談。

「良惠，」文玉先開口：「如果你是大迦葉尊者的妻子妙賢，妳會心甘情願和他度過十二年有名無實



惘迷會也

圖 / 賢崇駱 豐淑陳 / 上

的梵行夫妻生活，最後又雙雙跟隨佛陀出家嗎？」

「會的。」良惠以堅定的語氣回答。

「算了吧！女人的本份是做好賢妻和良母，就算妳幸運遇上這樣的

先生，使妳免受懷胎之苦，妳又怎能保證妳的公婆一定會包容你們的不孝，更何況還讓你們一起出家？」文玉試圖推翻良惠的說法，認為梵行夫妻生活只是星雲法師所捏造出來的一個故事，世人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可是良惠却溫和地告訴她：「當然上品夫妻在今天這種現實社會裏是不容易看得到的，但我始終有一個觀念，就是：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文玉，妳不覺得那種生活是很高超的嗎？」良惠笑了一下，接著說：「或許將來我就是妙賢第二也說不定。」文玉仍不以為然，但她却無心再辯論下去，因此最後她說：

「好了，好了，是妙賢第二也好，是妙賢第三也好，反正我管妳叫良惠就是了，現在我們該回家了吧！」說著兩人都笑了，良惠挽著文玉的手走到公車站牌，這時車子剛好到站，兩人便愉快地上車。

「鈴……鈴……」

「喂！請問找哪一位？」良惠一手挽著剛洗好的濕髮說。

「我找顧文玉。」電話那頭傳來熟悉的醇厚聲音，良惠聽得出他就是

是彭正言，因此連忙回答：「對不起啊！文玉今天請假回家去了，聽說她母親病得很重，明天恐怕無法趕回來參加妳姊姊的婚禮，她要我告訴妳，她感到很抱歉。」良惠雖然代接過幾次電話，然而每次心裏都會緊攣。

「那就糟了！」正言顯然很著急，「良惠，明天是禮拜天，妳如果沒事，可不可以代文玉來參加我老姊的婚禮？因為我老爸知道我們已經有女朋友，叫我明天一定要把她帶回去給他看看。妳放心好了，只須充當一天的文玉就行，他後天馬上就要到美國去了。」

「這……」良惠正進退維谷，不知如何答覆，正言卻不斷地傳來：「拜託，拜託，請幫個忙。」她心想：文玉是自己高中時的同學，現在又是室友，如今他的朋友有困難，自己再怎麼樣也不能袖手旁觀呀！只是此事非同小可，倘若一不小心弄巧成拙，那豈不是太对不起文玉了。她反覆思索，最後正言的「拜託」二字還是發生了效用。

為了使正言的家人對文玉有好印象，這一天良惠特別破例在臉頰上化了個淡粧，本來五官就十分俊美的良惠，這會兒更出落得像個美人似的，令人忍不住要多看幾眼。

良惠從沒見過正言，有關正言的事都是從文玉口中得知的，當然正言對良惠的認識，也僅止於「幼稚園老師，喜歡佛學、音樂，曾休過學」。

正言現今仍是個學生，正在師大攻讀中文博士學位。平日除了準備博士論文外，就是兼任講師職位。

正言搭了第一班車到陽明山山仔后，下車後就往真善寺的方向走去，原來良惠喜歡佛香，因此和文玉在真善寺的後面合租了一棟平房，房子雖然不大，屋前屋後却種滿花草樹木，好像那架星拱月，叫了看了喜歡。正言迎著鳥語花香，很快地走到她們的住處。正巧良惠在院子裏澆花，從矮籬笆看過去，正言真不敢相信文玉所形容喜歡參佛且

會休過學的良惠竟是這般地典雅秀麗。他看著她彎下腰來為每一株花草澆水並去枯葉，每一個動作都顯示出她對花草們是充滿了關懷和愛心，她一一檢視過院子裏的生命，直到它們都得到最妥善的照顧時，才悠悠地放下澆水器並站了起來，這時她看到籬笆外的男子正癡癡著自己，一時竟如此光景，知道是自己失禮了，於是趕緊走上前來：「早，我是彭正言，妳大概是良惠吧！剛才才看到妳在澆花，不好意思打擾，就站在籬笆外看妳，有冒犯之處請多見諒。」

良惠看他文質彬彬地行個日本禮，心裏直覺得好笑，好不容易才忍住說了聲「請進」。

進到屋裏，正言首先聞到一股檀香味，接著就看到書架上擺著許多佛書和詩詞典籍，床邊尚擺設一架十六弦琴及箏譜，看起來挺富古意的。就在良惠端茶走過來時，正言已把蘇軾的名詩「和子由澠池懷舊」一補上了。原來在箏譜「漁舟唱晚」的這一頁上有良惠所記的兩句詩：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？應似飛鴻踏雪泥。」良惠有個同事很喜歡蘇東坡的詩，昨天曾將全詩吟唱給她聽，因為她最喜歡前面這兩句，便隨手抄錄在箏譜上了，現在正言能把全詩補足，她心裏真是高興。也許是在工商業發達的社會裏，要找個喜歡古典詩詞的人實在不容易吧！她向正言說她願以吟唱這首詩來表示對他的歡迎之意。正言很欣悅地領首了，並仔細欣賞這首屬於古典的音樂：

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？應似飛鴻踏雪泥。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
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壞壁無由見舊題。
往日時時還憶否？路長人困寒飈嘶。」

良惠不懂天生麗質，溫柔慧點，

(上接第二版)

「不，妳唱得太好了，我聽得入神，以為自己就在宋朝皇宮裏享受音樂之旅呢！」說著兩人都笑了。

「是不是唱得不好？」

「不，妳唱得太好了，我聽得入神，以為自己就在宋朝皇宮裏享受音樂之旅呢！」說著兩人都笑了。

婚禮極其隆重地舉行著，而正言的父親也在隔天滿心歡悅地到美國去了。可見良惠把文玉的角色扮演得很成功。

第二天晚上正言特地打電話來，指名要找良惠。而在數小時前良惠剛好接到文玉拍來的電報，是有關文玉的母親去世的消息，她請良惠代她向公司多請一個星期的喪假。

「正言，有一件不幸的消息必須告訴你：文玉的母親已經過逝了。」

良惠傷心地說。

「什麼？伯母她……」正言聽到這個消息後聲音立即變了，「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？文玉怎麼沒告訴我？」

「伯母是昨天上午走的，文玉大概怕你傷心，所以不敢告訴你。我也是剛剛接到她拍來的電報才知道的，再過三天她母親就要出殯了，你最好找個機會勸勸她，叫她別哭壞了身子。明天一早我還得到她公司去幫她請假。」

「那文玉幾時會回來？」他問。

「應該是一個禮拜後吧！她託我請七天喪假。」

「好吧！待會兒我會打電話給她的。」這時正言突然想起原來要說的話，「良惠，昨天真謝謝妳，我老爸在妳回去以後還直誇讚妳呢！他叫我要好好愛惜妳，看來他老人家都把妳當成我們彭家未來的媳婦兒了……」

良惠聽了覺得不好意思，連忙打住正言的話說：

「你還好意思取笑人家，要不是文玉有事，我才懶得理你呢！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」正言突然嚴肅

起來，文玉家裏出了事，我那裏敢隨便開玩笑，只不過方才我所講的都是實話，信不信由妳。」

「就當我沒聽到那些話吧！還有事嗎？彭先生，我可要掛電話了喔！」良惠調皮地說。

「她……等一下嘛！急什麼，我還有句重要的話沒說。」正言也學著她的語氣說。

「什麼話？快說。」良惠等待著他的回答。

「妳明天晚上有沒有空？我想跟妳討論佛學。」

良惠猜他八成是故意找話題的，但一想到佛學討論，心中就有說不出的喜悅，因此她並沒拒絕。

良惠一下班就直接回陽明山，沒想到正言早已在門口等候著。她走向前去跟他打招呼並掏出鑰匙來開門。

「你好，怎麼來得這麼早？今天沒課嗎？」

「課在早上，我以為幼稚園下午是不上課的，所以就提早上山來。」

「這時良惠已把大門打開，兩人便繞過院子，一起走進屋裏。」

「剛回來，寢室亂得很，希望你不會介意。請坐。」她拉出一張椅子。其實女孩子的宿舍就是再怎麼整潔，她們還是會謙虛地說它亂。

一會兒，良惠換上純白繡花的洋裝，端著兩杯茶輕盈走過來了，雖不施脂粉，臉蛋兒仍不失其秀美。她把茶放置好，就拉出另一張椅子來坐著。

「你不是說要來討論佛學嗎？」

「良惠看他坐在那兒發呆，所以故意問他。」

「噢！」一語驚醒夢中人，正言接著說：「我差點兒忘了。妳學佛多久了？為什麼對佛學如此熱衷？有沒有皈依、拜師？」

這一連串的問題頗顯然地告訴良惠：正言今天來的目的絕不是在佛學本身。然而，為了尊重對方，良惠還是溫和地回答他的問題，她說：

「從我休學以來，我就慢慢接觸佛書，至今已五年了，其實也談不上學佛，只是覺得它好，很能引導我走進寧靜的世界去體會溫柔而慈悲的滋味，所以就喜歡它，但我並沒有皈依佛門。」良惠期待他能馬上進入佛學主題，不想，那正言却繼續問：

「聽文玉說，妳曾考上大學，大還還沒讀完就休學了，而且最後還主動辦退學嗎？妳能不能把其中的原因告訴我？」

這時良惠已對佛學討論絕望了，她知道正言所討論的是「許良惠休學一個案，想到自己隱私就要被人拿出來公開討論，心中真有說不出的痛苦。因此她從椅子上站了起來，若有所思地走到圓形的窗口。正言也察覺到自己的直言可能已經冒犯了良惠，急忙站起來說：

「對不起，良惠，妳大概誤破我的來意了，但是請妳務必相信我並無惡意，我只是想更進一步地了解妳的心靈世界，因為妳的一切表現都近乎完美，才使我對於妳曾休學、退學一事感到十分納悶。」正言真誠地解釋，可是良惠彷彿沒聽到他所說的每一句話，她正陷入痛苦的回憶中。

時間暫時停止了，空氣也凝住不動，一切一切好像都消失了一般，直到良惠轉過頭來，臉色有點蒼白地注視著正言，所有事物才又恢復活動。她突然開口說：

「其實讓你知道也沒有關係。剛才是我多慮了，害你也跟著緊張，實在很不好意思。」這時兩人又回到坐位上靜靜聆聽一段屬於良惠的故事。

「五年前，我很幸運地考上政大國貿系，當時的我興奮的像隻剛出籠的小鳥，以為從此以後就可以任意翱翔，享受人生了。因此一開學我就參加許多社團和郊遊，拚命地填滿每一天，唯恐讓大學留下一分鐘的空白。等到學期結束了，我整個人都快崩潰了。因為在學校中有朋友在一塊自然覺得熱鬧好玩，可是一回到家，整天面對的除了寂寞，就是恐懼。寂寞的是家裏總是冷冷

清清，爸媽終日在外面工作不能陪我，同學們說我家太豪華，不敢來找我，偏偏寒假又是這麼漫長，叫我如何忍受得住無形的壓力。恐懼的是第一學期就被死當了兩科，回想那一百多個日子，我在課堂上打瞌睡的時間就幾乎佔了一半，我真不敢想像自己每逢上課就打瞌睡的樣子，雖然講課的教授並不是孔老夫子。」

「就這樣，我每天都得跟時間奮戰，而孤獨及恐懼的氣氛却自始至終未曾離開過我，漸漸地我開始討厭自己，不滿家庭和社會，甚至痛恨造物主的存在。我把自已關在房間，有時哭，有時笑，把心中所想的一切事物都寫在紙上或日記上，不知道是從那一天起，我突然想到要自殺，一說到這裏良惠已看到正言驚訝的眼神，自己苦笑著繼續說：

「後來我看到六祖壇經中的偈『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』才猛然停息原來的傻念頭。寒假快結束時，我並沒想到馬上要開學了，相反的，我有空就到書局購買禪學的書，然後整天窩在房裏看。爸媽只在吃晚飯時會叫我一聲，其餘的他們都不管了。」

「學校終於寄來了註冊單，他們照例將學費交給我，可是當天我却自己一個人跑到國父紀念館去選達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正言緊跟著問。

「後來學校就寄來通知我去補辦註冊。爸媽這才發現我的問題，哎呀！發現了又有什麼用？這時的我早已病入膏肓，無法自拔了。雖然班上一些同學和教官會來看我，我却避開了，誰來都沒有用，我告訴自己，再也不要過去那種千篇一律的鬼生活了。」正言聚精會神地聽她繼續說：

「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，爸媽還是苦口婆心地勸我去上課，他們甚至替我補辦好註冊，可是我寧可寫寫東西、散散步，也不願再回到會計學的籠子裏去。為了發洩悶氣，我也學文人作詩，當然我對格律是一竅不通的，後來作出了興趣，就隨手買了幾本詩詞入門方面的書來看。」她指著書架上的書說：

「諾！這些書都是在那時候陸續買回來的。後來，在某個機緣下，我認識了一位師父，她知道我的情形，就建幾本佛書給我寬心。逐漸地，我建立起自己的存在價值，也創發出自己的光明世界來。一年以後，我不會想到過去復學，相反地，我想去嚐試另一種生活，期望能貢獻一份心力給社會。剛好，某所幼稚園缺一位女老師，我去應徵，就這樣天天跟天真可愛的小朋友唱歌、做遊戲，一晃就是四年，唯一可喜的是，我對佛學的興趣絲毫不減。」

正言簡直無法相信良惠休學的原因竟是对生命產生懷疑，尤其是「自殺」這種嚴重的字眼怎可能發生在良惠的生命歷程中？但事實擺在眼前，這些話確實是從良惠口中一吐露出來的。他把手搭在良惠的肩說：

「我很高興妳能將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告訴我，起初，我是感到很納悶，但現在看到你生活得平靜又自如，我真正體會到『生活的藝術』這句話來，人生是一門哲學，要使它透顯出更深更廣的意義，就得經歷種種的挫折與磨練，當你徹底品嚐過痛苦的滋味之後，你才能了解什麼是真正的快樂。」

「現在的大學生有幾個在積極探討人生存的意義？還不是以為聽一年『人生哲學』的課程或上名教授的『存在主義』就能完全掌握住自己的生命意義。其實這還算是不錯，至少他不像大多數的人，終日醉心於社團或舞會中。還有一些自稱是『有志之士』，他們一天到晚忙著高普考，到處打聽最新考情資料，他們把掙錢餵飯碗視為人生第一要事，所以上大學就準備埋頭苦讀，以防將來被餓死。」

「你好好，怎麼來得這麼早？今天沒課嗎？」

「課在早上，我以為幼稚園下午是不上課的，所以就提早上山來。」

「這時良惠已把大門打開，兩人便繞過院子，一起走進屋裏。」

「剛回來，寢室亂得很，希望你不會介意。請坐。」她拉出一張椅子。其實女孩子的宿舍就是再怎麼整潔，她們還是會謙虛地說它亂。

一會兒，良惠換上純白繡花的洋裝，端著兩杯茶輕盈走過來了，雖不施脂粉，臉蛋兒仍不失其秀美。她把茶放置好，就拉出另一張椅子來坐著。

「你不是說要來討論佛學嗎？」

「良惠看他坐在那兒發呆，所以故意問他。」

「噢！」一語驚醒夢中人，正言接著說：「我差點兒忘了。妳學佛多久了？為什麼對佛學如此熱衷？有沒有皈依、拜師？」

這一連串的問題頗顯然地告訴良惠：正言今天來的目的絕不是在佛學本身。然而，為了尊重對方，良惠還是溫和地回答他的問題，她說：

「從我休學以來，我就慢慢接觸佛書，至今已五年了，其實也談不上學佛，只是覺得它好，很能引導我走進寧靜的世界去體會溫柔而慈悲的滋味，所以就喜歡它，但我並沒有皈依佛門。」良惠期待他能馬上進入佛學主題，不想，那正言却繼續問：

「聽文玉說，妳曾考上大學，大還還沒讀完就休學了，而且最後還主動辦退學嗎？妳能不能把其中的原因告訴我？」

這時良惠已對佛學討論絕望了，她知道正言所討論的是「許良惠休學一個案，想到自己隱私就要被人拿出來公開討論，心中真有說不出的痛苦。因此她從椅子上站了起來，若有所思地走到圓形的窗口。正言也察覺到自己的直言可能已經冒犯了良惠，急忙站起來說：

「對不起，良惠，妳大概誤破我的來意了，但是請妳務必相信我並無惡意，我只是想更進一步地了解妳的心靈世界，因為妳的一切表現都近乎完美，才使我對於妳曾休學、退學一事感到十分納悶。」正言真誠地解釋，可是良惠彷彿沒聽到他所說的每一句話，她正陷入痛苦的回憶中。

時間暫時停止了，空氣也凝住不動，一切一切好像都消失了一般，直到良惠轉過頭來，臉色有點蒼白地注視著正言，所有事物才又恢復活動。她突然開口說：

「其實讓你知道也沒有關係。剛才是我多慮了，害你也跟著緊張，實在很不好意思。」這時兩人又回到坐位上靜靜聆聽一段屬於良惠的故事。

「五年前，我很幸運地考上政大國貿系，當時的我興奮的像隻剛出籠的小鳥，以為從此以後就可以任意翱翔，享受人生了。因此一開學我就參加許多社團和郊遊，拚命地填滿每一天，唯恐讓大學留下一分鐘的空白。等到學期結束了，我整個人都快崩潰了。因為在學校中有朋友在一塊自然覺得熱鬧好玩，可是一回到家，整天面對的除了寂寞，就是恐懼。寂寞的是家裏總是冷冷

「諾！這些書都是在那時候陸續買回來的。後來，在某個機緣下，我認識了一位師父，她知道我的情形，就建幾本佛書給我寬心。逐漸地，我建立起自己的存在價值，也創發出自己的光明世界來。一年以後，我不會想到過去復學，相反地，我想去嚐試另一種生活，期望能貢獻一份心力給社會。剛好，某所幼稚園缺一位女老師，我去應徵，就這樣天天跟天真可愛的小朋友唱歌、做遊戲，一晃就是四年，唯一可喜的是，我對佛學的興趣絲毫不減。」

正言簡直無法相信良惠休學的原因竟是对生命產生懷疑，尤其是「自殺」這種嚴重的字眼怎可能發生在良惠的生命歷程中？但事實擺在眼前，這些話確實是從良惠口中一吐露出來的。他把手搭在良惠的肩說：

「我很高興妳能將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告訴我，起初，我是感到很納悶，但現在看到你生活得平靜又自如，我真正體會到『生活的藝術』這句話來，人生是一門哲學，要使它透顯出更深更廣的意義，就得經歷種種的挫折與磨練，當你徹底品嚐過痛苦的滋味之後，你才能了解什麼是真正的快樂。」

「現在的大學生有幾個在積極探討人生存的意義？還不是以為聽一年『人生哲學』的課程或上名教授的『存在主義』就能完全掌握住自己的生命意義。其實這還算是不錯，至少他不像大多數的人，終日醉心於社團或舞會中。還有一些自稱是『有志之士』，他們一天到晚忙著高普考，到處打聽最新考情資料，他們把掙錢餵飯碗視為人生第一要事，所以上大學就準備埋頭苦讀，以防將來被餓死。」

(待續)

